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八

於四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巨僧德輝奉

勅重編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巨僧大新奉

勅校正

法器章第九

上古之世有化而無教化不足而禮樂作焉

於四

擊壤之歌不如九成之奏窪樽之飲不若五齊之醇然文生於質貴乎本也吾天竺聖人最初示化謂人人妙覺本無凡聖物物全真寧有淨穢無假修證不涉功用而昧者茫然自失若聾瞶焉於是隨機設教擊犍椎以集

衆演之爲三藏修之爲禪定迄于四十九年而化儀終矣梵語犍椎凡瓦木銅鐵之有聲者若鐘磬鐃鼓椎板螺貝鼓林至今倣其制而用之于以警昏怠肅教令導幽滯而和神人也若夫大定常應大用常寂聞非有聞覺

亦非覺以考以擊玄風載揚無思無爲化日自永雍雍乎仁壽之域清泰之都矣

鐘

大鐘鼓林號今資始也曉擊則破長夜警昏睡眠暮擊則覺昏衢疏冥昧引杵宜緩揚聲欲

長凡三通各三十六下總一百八下起止三

下稍緊鳴鐘行者想念偈云

頌此鐘聲起法界鐵圍幽暗悉

皆聞聞應清淨證圓通一切衆生成正覺仍稱觀世音菩薩名號

隨號扣擊其利甚大遇

聖節看經上殿下殿三八念誦佛誕成道涅槃

建散楞嚴會諷經齋粥過堂人定時各一

十八下如接送官員住持尊宿不以數限庫

司主之僧堂鐘凡集衆則擊之遇住持每

赴衆入堂時鳴七下齋粥下堂時放參時旦

望巡堂與茶下床時各三下

住持或不赴堂或在假則不鳴

堂前念誦時念佛一聲輕鳴一下末疊一下堂司主之 殿鐘住持朝暮行香時鳴七下凡集衆上殿必與僧堂鐘相應接擊之知殿主之

感通傳云拘留孫佛於乾竺修多羅院造

青石鐘於日出時有諸化佛與日俱出密說顯演十二部經聞法證聖不可勝數增一阿舍經云若打鐘時一切惡道諸苦並皆停止又金陵志云民有暴死入冥司見有五木縲械者告之曰吾南唐先主也以宋齊丘之誤殺和州降者致此每聞鐘聲暫息吾苦仗汝歸白嗣君爲吾造鐘民還具聞後主因造大鐘於清涼寺鐫曰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厄

版

大版齋粥二時長擊三通木魚後三下疊疊擊之謂之長版念誦楞嚴會徹戒火燭各鳴三下報更則隨更次第擊之方丈庫司首座寮及諸寮各有小版開靜時皆長擊之報衆時各鳴二下衆寮內外各有版外版每日大

衆問訊時三下坐禪坐叅時各三下候衆歸堂次第鳴之點茶湯時長擊之內版掛搭歸寮時三下茶湯行盞二下收盞一下退座三下小座湯長擊之

木魚

於四

三

齋粥二時長擊三通普請僧衆長擊一通普請行者二通

相傳云魚晝夜常醒刻木象形擊之所以警昏惰也

椎

齋粥二時僧堂內開鉢念佛唱食遍食施財
 白衆皆鳴之維那主之下堂時聖僧侍者鳴
 之知事告退時請知事時亦鳴之住持入院
 開堂將說法時諸山上首鳴之謂之白椎也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云諦

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使下座

磬

大殿早暮住持知事行香時大衆看誦經呪
 時直殿者鳴之唱衣時維那鳴之行者披剃
 時作梵閣黎鳴之小手磬堂司行者常隨身

遇衆諷誦鳴之爲起止之節

鏡鈸

凡維那揖住持兩序出班上香時藏殿祝贊
 轉輪時行者鳴之遇迎引送亡時行者披剃
 大衆行道接新住持入院時皆鳴之

鼓

法鼓凡住持上堂小叅普說入室並較手之擊
 鼓之法上堂時三通先輕敲鼓磔二下然後

慢相叅輕重相應音聲和暢起復連環隱隱
 轟轟若春雷之震蟄第一通延聲長擊少歇
 轉第二通連聲稍促更不歇聲就轉第三通
 一向纏聲擊之候住持益座畢方歇聲雙椎

進打小叅一通普說五下入室三下皆當緩

擊 茶鼓長擊一通侍司主之 齋鼓三通

如上堂時但節會稍促而已 普請鼓長擊

一通 更鼓早晚平擊三通餘隨更次擊庫

司主之 浴鼓四通次第候衆擊其詳見知

浴

四

浴主之已上宜各有常度毋令失准若新住

持入院諸法器一齊俱鳴

金光明經云信相菩薩夜夢金鼓其狀殊

大其明普照喻如日光光中得充十方諸

佛衆寶樹下坐琉璃座百千眷屬圍繞而

爲說法一人似婆羅門以杓擊鼓出大音聲其聲演說懺悔偈頌信相菩薩從夢寤已至於佛所以其夢中所見金鼓及懺悔偈向如來說又楞嚴經云阿難汝更聽此祇陀園中食辦擊鼓衆集撞鐘鐘鼓音聲

前後相續於意云何此等爲是聲來耳邊耳往聲處

法器章終

唐洪州百丈山故懷海禪師塔銘并序

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陳詡撰

守信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武

翊黃書

星躔斗次山形鷲立桑門上首曰懷海禪師室於斯塔於斯付大法於斯其門弟子懼陵

於四

五

谷遷貨日時失紀託於儒者銘以表之西方教行于中國以彼之六度視我之五常過惡遷善殊途同轍唯禪那一宗度越生死大智慧者方得之自雞足達于曹溪紀牒詳矣曹溪傳衡嶽觀音臺懷讓和上觀音傳江西道

一和上

詔謚爲大寂禪師大寂傳大師

中土相承凡九代矣大師太原王氏福州長樂縣人遠祖以永嘉喪亂徙于閩隅大師以大事因緣生於像季託孕而薰羶自去將誕而神異聿來成童而靈聖表識非夫宿植德

本曷以臻此落髮於西山慧照和尚進具於衡山法朝律師既而歎曰將滌妄源必遊法海豈惟必證亦假言詮遂詣廬江閱浮槎經藏不窺庭宇者積年既師大寐盡得心印言簡理精貌和神峻睹即生敬居常自卑善不

近名故先師碑文獨晦其稱號行同於衆故門人力役必等其艱勞然親兩忘故棄遺舊里賢愚一貫故普授來學常以三身無住萬行皆空邪正並捐源流齊泯用此教旨作人表式前佛所說斯爲頓門大寂之徒多諸龍

象或名聞萬乘入依京輦或化洽一方各安郡國唯大師好尚幽隱棲止雲松遺名而德稱益高獨往而學徒彌盛其有徧探講肆歷抵禪關滯着未祛空有猶閱靡不緘葺萬里取決一言疑網雲張智刃冰斷由是齊魯燕

代荆吳閩蜀望影星奔聆聲颺至當其饑渴快得安隱超然懸解時有其人大師初居石門依大寂之塔次補師位重宣上法後以衆所歸集意在遐深百丈山碣立一隅人煙四絕將欲卜築必俟檀那伊補塞游暢甘貞請

施家山願爲鄉導庵廬環遠供施苻積衆又踰於石門然以地靈境遠頗有終焉之志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證滅於禪床報齡六十六僧臘四十七以其年四月廿二日奉全身窆于西峯據婆沙論文用淨行婆羅門葬法

遵遺旨也先時白光去室金錫鳴空靈溪方春而涸流杉燎竟夕以通照妙德潛感于何不有門人法正等嘗所稟奉皆得調柔迺相發揮不墜付囑他年紹續自當流布門人談叙永懷師恩光崇塔宇封土累石力竭心瘁

門人神行梵雲結集徵言纂成語本凡今學者不踐門闕奉以爲師法焉初閩越靈謁律師一川教宗三學歸仰嘗以佛性有無響風發問大師寓書以釋之今與語本並流于後學詡從事于江西府備嘗大師之法味故不

讓衆多之託其文曰 梵雄設教有權有實
未得頓門皆爲暗室祖師戾止方傳秘密如
彼重昏忽懸白日一其唯此大士弘紹正宗雖
修妙行不住真空無假方便豈俟磨龍若恬然
返本萬境圓通其二百千人衆盡祛病熱彼皆

於四

七

有得我實無說心本不生形同示滅此土灰
燼他方水月三其法傳人代塔閉山原杉松日
暗寺塔猶存藹藹學徒無非及門唯能覺照
是報師恩四其元和十三年十月三日建
碑側大衆同記五事至今猶存可爲鑑戒并

錄于左 大師遷化後未請院主日衆議釐
革山門久遠事宜都五件一塔院常請一大
僧及令一沙彌洒掃 一地界內不得置尼
臺尼墳塔及容俗人居止 一應有依止
及童行出家悉令依院主一人僧衆並不得

各受 一臺外及諸處不得置莊園田地
一住山徒衆不得內外私置錢穀 欲清其
流在澄其本後來紹續永願尊崇 立碑日
大衆同記

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天下師表閣記
菩提達磨大師後八葉有大比丘居洪之百
丈山人稱之曰百丈禪師

今天子始命因其舊謚大智覺照者加以弘
宗妙行之號寺以壽聖名則故額也山去郡
治三百里其未置寺時林壑深阻巖徑峭絕

樵蘇之跡所不通有司馬頭陀者善爲宮宅
地形之術覩其山勢斗拔與夫岡巒首尾之
起伏知爲吉壤所留鈴記有曰法王居之天
下師表禪師之來式符其言東陽德輝以禪
師十八代孫嗣住是山既新作演法之堂且

增創重屋其上以妥禪師遺像榜其楹間曰
天下師表之閣云初文宗皇帝入踐

天位即金陵潛邸造寺曰龍翔集慶詔開山
大訖領其徒而以禪師所制清規爲日用動
作威儀之節願其書行世已久後人率以臆

於四

見互有損益自爲矛盾靡所折衷輝與訢學
同師而柄法於祖庭大懼夫來者傳疑莫知
適從無以壹諸方之觀聽爰走京師欲有請
而釐正之今御史大夫撒迪時執法中臺爲
言于

上得召見有旨令輝譔次舊聞以授訢使
擇習於師說者共考定而頒行爲叢林法仍
加錫禪師以今號褒顯而風厲焉輝奉

璽書將南還以閣之成未及有所紀述諭于
潛曰願叙其構興之端原歸而刻諸潛竊觀

遂古聖賢乘時繼作弛張迭用循環不窮所
以通其變也佛之爲教必先戒律諸部之義
小大畢陳種種開遮唯以一事去聖逾遠局
爲專門名數滋多道日斯隱是故達磨不階
方便直示心源律相宛然無能留礙世降俗

未誕勝真離馳騁外緣成邪慢想是故百丈
弘放軌範輔律而行調護攝持在事皆理蓋
佛之道以達磨而明佛之事以百丈而備通
變之妙存乎其人厥後達磨之傳派別爲五
而出於禪師者二它師於四所倡殊宗異旨雖各

九

名其家至於安處徒衆未有不取法於禪師
者然則天下師表之言良可徵不誣也粵自
中土君臣知尊佛法光昭崇極莫越於今輝
遭值
聖時蒙被

帝力用克發揚先訓紹隆宗風俾與

國家相為悠久永永無已不特今之天下以
為師表盡未來際咸有依承潛是用謹志之
而於其經度之勤營締之美有不暇論也閤
為屋以間計者五其崇百有二十尺三其崇

之一以為其修三其修以為其廣以至順元
年夏六月庀工冬十月訖事實輝住山之明
年而輝入對以元統三年夏五月

命下則其明年春二月也承直郎國子博士
黃潛記翰林侍 制奉議大夫兼 國史院

編修官揭傒斯書翰林侍 講學士通奉大
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知 經筵事張起
巖篆前榮祿大夫御史中丞趙世安光祿大
夫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易釋董阿同立石
古清規序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 司諫知
制誥同修國史判史館事上柱國
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
賜紫金魚袋楊億述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
來多居律寺雖列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
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佛祖之道欲誕布化
元異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為
隨行耶或曰瑜伽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
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

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宜也於是
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者有可尊之德號
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
也即為化主即處於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
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

囑受當代爲尊也所哀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依夏次安排設長連床施拋架掛搭道具卧必斜枕牀脅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畧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準其闔

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座主事徒衆爲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一時均徧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

其局也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別致喧撓之事即當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耻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汙清衆生

於四

十一

恭信故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泄於外護宗綱故四來同居聖凡孰辨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群之黨況今像末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雷例譏誚殊不知輕衆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若稍無

妨害者宜依百丈叢林規式量事區分且立法防姦不爲賢士然寧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大智禪師護法之益其大矣哉禪門獨行自此老始清規大要徧示後學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集詳備焉億幸叨睿

旨刪定傳燈成書圖進因爲序引昔景德改元歲次甲辰良月吉日書
崇寧清規序

夫禪門事例雖無兩樣毘尼衲子家風別是一般規範若也途中受用自然格外清高如

於四

十一

其觸向面墻實謂滅人瞻敬是以僉謀開士
遍撫諸方凡有補於見聞悉備陳於綱目噫
少林消息已是剜肉成瘡百丈規繩可謂新
條特地而况叢林蔓衍轉見不堪加之法令
滋彰事更多矣然而莊嚴保社建立法幢佛

事門中闕一不可亦猶菩薩三聚聲聞七篇
豈立法之貴繁蓋隨機而設教初機後學莫
善參詳上德高流幸垂證據崇寧二年八月
十五日真定府十方洪濟禪院住持傳法慈
覺大師宗疇序

咸淳清規序

叢林規範百丈大智禪師已詳但時代濶遠
後人有從簡便遂至循習雖諸方或有不同
然亦未嘗違其大節也余處衆時往往見朋
輩抄錄叢林日用清規互有虧闕後因暇日

於四
十二
悉假諸本參其異存其同而會焉親手繕寫
頗爲詳備目曰叢林校定清規總要釐爲上
下卷庶便觀覽吾氏之有清規猶儒家之有
禮經禮者從宜因時損益此書之所以繼大
智而作也是皆前輩宿德先後共相講究紀

錄愚不敢私以所聞所見而增減之如前所
謂參其異存其同而會焉爾耳觀者幸勿病
諸咸淳十年甲戌歲結制前一日后湖北丘
惟勉書于寄玩軒
至大清規序

禮於世爲大經而人情之節文也沿革損益
以趨時故古今之人情得綱常制度以揆道
故天地之大經在且吾聖人以波羅提木叉
爲壽命而百丈清規由是而出此固叢林禮
法之大經也然自唐抵今殆五百載風俗屢

變人情不同則公革損益之說可得已哉近者大川笑翁二祖唱道南北山日用軌則盛於當代至元戊寅依石林和尚於南屏猶得見其遺風餘烈及友雲明西堂出所藏抄本究心訪問編集成帙始此書之作或以爲僧

於四

十三

受戒首之或以住持入院首之壬午依覺菴先師於承天朝夕扣問因得以祝

聖如來降誕二儀冠其前其餘門分類聚釐十卷然猶未敢以傳學者丙戌夏留雪竇千峯琬西堂論其詳丁亥春溪西澤和尚正其舛得於見聞稔矣而尚以未身行之爲媿壬辰夏首衆雙徑小座湯有位次高下之爭諸方往往廢而不舉愚以西堂一出首座再出都寺三出後堂四出藏主維那知客侍者隨職爲位請於雲峯伯父力行焉訖事無敢謀

者元貞乙未備員永嘉天寧大德庚子補番陽永福乙巳主廬山東林皆行之無易庶幾人情爲折中然視古之清規不幾於繁縟乎蓋由桴土鼓不可作於笙鏞間知之秋汙樽抔飲不可施於犧象駢羅之日目曰禪林備

用清規備而不用之謂也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至大辛亥秋廬山東林式咸書

勅脩百丈清規叙

天曆至順間

文宗皇帝建大龍翔集慶寺於金陵寺成以

十方僧居之有

旨行百丈清規元統三年乙亥秋七月

今上皇帝申

前朝之命若曰近年叢林清規往往增損不一於是特勅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住持德